

如何以「这是他第十二次来我家提亲」为开头写一个故事？

『甜文+HE+不费脑』『已完结』

一

这是他第十二次来我家提亲。

此刻，我正跷着二郎腿，吃着甜饼，悠闲地听着外面说话的声音。

说实话，我挺佩服他这毅力的。

我是当朝将军唯一的女儿——姜挽，头上还有五个哥哥，自小便受尽宠爱。我呢，也没什么别的爱好，就爱逛窑子。

可纵使我名声败坏到如此地步，也从来不缺上门求娶的人。

而他呢？只是个世子，父母早早地就去了，如今唯一的弟弟又被关进了大牢。

其中的缘由我不大清楚，可我知道，他在朝中根基不稳，凭他一人，根本无法救出他弟弟，若是娶到了我，有了将军府撑腰，事情就会好办许多。

他那弟弟我见过，约莫十五六岁，刚见到我，便笑吟吟地唤我「姐姐」。

现在想想，那一声姐姐，当真是甜到我心坎里头了，况且我曾与他相处过，所以，我是不大相信那孩子会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的。

罢了罢了，就当是给自己积德。

虽然代价有点大。

我拍了拍手里的残渣，便起身走了出去。

「世子请回吧。」

我远远地就听到我爹的声音，抬眸一看，那边正站着个丰神俊朗的男子，穿着朴素，却丝毫不影响那绝世的容颜。

我认得，他就是世子，京城第一美男，秦晏。

他也看到了我，视线紧锁在我身上，眸中含着晦暗不明的情绪，或许是失望，又或许是我的出现，让他又看到了希望。

「世子，天色不早了，请回吧！」我爹说道。

我看着他那张极为好看的脸，目光深了几分，微微勾唇，「等等，我嫁。」

我话音落下的瞬间，周围便安静了下来，此刻，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清晰地听见。

我爹很是错愕，「挽……挽挽……你这傻孩子，说什么呢？快回去！」

我没听我爹的话，而是脚尖一转，朝秦晏走了过去。

秦晏眼底掠过一丝难以置信的神色，不过很快便恢复如常，面色淡定从容，「姜姑娘。」

我从他手里接过聘书，挑了挑眉，「你当真是因为喜欢我，所以娶我？」

秦晏怔了一瞬，却没回答我的问题，墨眸微垂，沉声道：「我会待姜姑娘好的。」

我懒得再细细问下去，「罢了，我名声烂成这样，娶了我，倒是委屈你了。」

「我还要谢过姑娘。姑娘的大恩，秦某定会竭尽所能报答。」

我唇角勾了勾。

他倒是实诚，知道我是为了帮他。

我抬眸看向他，「既然如此，我俩成亲之后，我逛窑子你也不会管我吧？」

秦晏：「……」

二

我爹娘自然是百般不愿让我嫁给他，可他们拗不过我。

他向我提了十二次亲，说明他的决定并不是一时冲动之举。而对我来说，他这小脸蛋实在是生得好看，有这么个人给我暖床，也不错。

反正我名声差，再不济，玩腻之后再和离便是。

三日后，我嫁了。

秦晏给了我长这么大，从未见过的盛世婚礼，喜庆的红色从巷头布到巷尾，这般的排面，我也只在爹娘口中听到过。

这确实让我很意外，毕竟他提亲那日来的时候，衣着十分朴素，而且他也并不爱我。

入夜。

我坐在床上等了一会，便觉得有些困了，我懒懒地打了个哈欠，视线中就出现了一抹亮眼的朱红。

是秦晏来了。

他颀长的身影伫立在门口，却没有要朝我走过来的意思。

今日穿着朱红色婚服的他，比提亲那日更加好看，意气风发。

看见他，我精神了些，忽然生出些逗他玩玩的心思，抬眸说道：「过来，帮我更衣。」

秦晏眸色沉了几分，却也不敢不听我的话，顿了片刻，便朝我走了过来。

我抬手撩了撩垂落在胸前的长发，便抓着他的手，放在了我腰间的束带上。

我感受到他有些抵触，挑了挑眉，「怎么，你不愿？」

他垂了垂眸，没说什么，将我腰间的束带解开了，然后照着我的意思，将我最外面的衣裳也脱了下来。

我自然不会闲着，指尖勾起他腰间的束带，一边慢条斯理地解，一边说道：「吻我。」

他目光滞了一瞬，眸中多了几分抗拒的意味。

我知道这要求过分了些，他是不会愿意的，可面对着这么好看的一张脸，我怎会就此罢休？

我踮起脚尖，手勾住了他的脖子，便朝他吻了上去，然后将他推倒在床上，压在身下，轻轻一笑，「这种事，还要我教你？」

说罢，我便低下头，吻住了他的唇，他很快便有了反应。

他动作很生疏，即使是这样，还是十分温柔。

我这一夜都仿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直到后半夜，他才停下。

我已经累到不想说话，秦晏似乎看出了我的不适，将我抱去了浴池。

泡在浴池中，才让我舒适了不少。我瘫软在他怀里，满意地仰头在他唇上亲了一下。

秦晏微微低头，看着我泛红的脸，「不累了？」

我赶忙闭上了眼睛。

半个时辰后，他将我抱出了浴池，走到床边时，他步子顿住了。

我见他没了动静，便睁开了眼，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床上那一抹鲜红尤为刺眼。

「很意外？」我问。

秦晏稍稍回神，「是有些。」

我现在又累又困，不大想同他理论，便睡了过去。

三

翌日。

午后时分，我才悠悠转醒，醒来时，秦晏早已经不在我身侧了。

此刻，婢女正在服侍我梳妆。

「世子呢？」我问。

婢女回道：「回世子妃，世子正在书房呢。」

「这样啊……」

我忽然有了些兴趣，起身从放嫁妆的箱子里掏出两本书来，递给了婢女，「这两本书，拿去给世子。」

婢女低头看了眼书封面的几个字，脸顿时就红了起来，
「世……世子妃，这……」

「顺便告诉他，他活儿太差，让他闲时仔细钻研钻研我给的这书，等我回来验收成果。」

婢女愣了愣，「……世子妃，您要去哪儿啊？」

我没再说什么，径直走了出去。

……

怡春院。

「姜姑娘您可算来了，人家都好几日没见着你了！」

「可不是嘛！」

我一进去，一个穿着浅绿色衣裳的男子和一个穿着粉色衣裳的男子便迎了上来。

我唇角微勾，继续往里走着，「林郎，易郎，说的可是真的？」

绿衣男子跟了上来，「自然是真的！」

走进包间，我找了一处坐下。

粉色衣裳的男子紧接着便给我倒了一杯茶来。

我接过他递来的茶水，浅浅抿了一口，才说道：「我这几日没来，是成亲去了。」

「成……成亲？！」两人皆是一阵错愕。

「姜姑娘这是不要我们了吗？」

我看两个人哭得梨花带雨的，有些不忍心，伸手拍了拍他们的肩膀，安抚道：「要的要的，你们看，我昨日刚成亲，今日不就来找你们了吗？」

粉色衣裳的擦了一把鼻涕和眼泪，「姜姑娘嫁的到底是哪家的公子？」

我又喝了口茶，缓缓道：「世子，秦晏。」

「他哪配得上我们姜姑娘！」

秦晏毕竟是我夫君，听见别人这么说他，我心里有些不悦，蹙了蹙眉，「以后我不想再听见这种话。」

两人看我脸色不对，都噤了声。

等到气氛缓和了些，我才继续说道：「你们今日就去放出消息，说我是因为贪图世子的美色，调戏世子不成，又拉不下面子，便逼他求娶我。」

我在外的名声向来都是风流，突然嫁给世子，没有合适的理由，皇上必定会以为将军府与秦晏联合，只怕到时候帮不了他，还会害了自己。

这才是我今日来这儿的目地，怡春院鱼龙混杂，通过他们俩，消息很快便能传出去。

「这事只有交给你们，我才能放心。」我沉声道。

四

我慢慢悠悠地回到世子府时，已经是下午了。

我找了个婢女询问，得知秦晏在书房同李大人议事，我脚尖一转，便去了书房。

我在书房门口远远地就看见了秦晏，他也看见了我。

不过我看他脸色不大好，阴沉沉的，好看的眉头也轻蹙着，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李大人的到来。

我没多想，抬脚便走了进去。

「世子，将军府那位小姐在外面的名声差成这样，您为何还要娶她？」

李大人正说得激动，见我来了，神色却变了些，恭恭敬敬地喊道：「世子妃。」

我微微颌首，径直走向秦晏，便往他怀里钻。

秦晏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中透着奇怪，又带着几许无奈。

我抓着他的手，放在了我的腰间，这才抬头对李大人说道：「李大人继续。」

我看出秦晏有些不悦，不过他也不大好直接将我推开，僵硬的手也只能安分地放在我腰间。

「世子与世子妃的感情还真是好！」李大人笑道，「既是如此，在下就不打扰世子与世子妃，先行告退了！」

我应了声，没再说什么，秦晏也没再说话，而是将放在我腰间的手默默收了回去。

我见李大人远去，唇角勾了勾，才转头对他问道：「他是故意来挑拨离间的吗？」

秦晏抿了会唇，没回答我的问题，转而问道：「午后去哪儿了？」

这种事没什么好瞒的，况且他提亲那日也答应了不管我逛窑子这事，我便直接说道：「怡春院。」

他眸色冷了几分，是从眼底透出的冷。

我看出他生气了，可我只觉得逗他玩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早上给你的书看了吗？」我问着，手便不安分地开始在他身上游走。

「我不需要。」

「可是你活儿确实挺差的。」

「……」

五

自那天之后，秦晏再没来找过我，每晚都睡在书房。

更是有谣言称，世子那方面不行，怕被我榨干，所以不敢回房睡，真挺离谱的。

虽然我们没什么感情基础，不过我现在对这个男人很感兴趣。

明日要回门，我自然得带上他一起去，所以还得去找他。

深夜。

书房的房门紧闭着，里面依然烛火明亮，我知道他还没睡，便端着人命人做的滋补汤走了进去。

微黄的灯光下，秦晏低着头，白皙的指尖捏着笔，不知在写些什么，温柔的灯光洒在他俊美的脸上，画面温馨又静谧。

我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将汤往他面前一放，然后俯下身去，手撑着下巴，定定地瞧着他的脸，「我听见外面有传闻说你是因为那方面不行，才要与我分房睡，便特地做了个大补的汤给你送来。」

秦晏没恼，却也没抬头，「不必。」

「哦～」我煞有其事地应了声，站起身子来，垂眸看着他，「看来你是真不行。」秦晏唇角弯起一个很浅的笑弧，还带着几分嘲讽的意味。

这谁他娘的能忍？

我磨了磨牙，「怎么，难道不是吗？」

「明日还要陪你回门，早点休息。」

他低沉好听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我愣了愣。

秦晏原来记着这件事……

我心里不免有些小感动，但也没表现出来，准备给他个台阶下，「可以是，不过我要你给我暖床。」

秦晏握着笔的手顿了顿，他低着头，我看不清他的眸色，「姑娘不是有两个小情郎，怎么不去找他们？」

「嗯？」我略有些错愕，毕竟我说完事情便离开了，跟他们更是什么都没发生。

我真是对这个有趣的男人越来越感兴趣了。

我稳了稳心神，挑眉道：「当然是因为比起他们，我更喜欢你了。」

秦晏不为所动，「我还有些公务，明日要早起，你早些回去吧。」

他越是这样，我这股劲儿就越是上头。

我索性往他怀里一钻。

我在他怀里，他不大好写字。

「难道我还没有这些公务重要？」我故意问道。

我并没有真的想要妨碍他处理公务的意思，毕竟我也希望他能在政事上有所作为。

秦晏脸上没什么表情，应道：「是。」

我听出他语气有些不对劲，更像是在跟我赌气一般。

我从他怀里钻出来，皱着眉说道：「好啊，公务这么重要，你以后就跟公务过日子算了，我连你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秦公务！」

我冷哼一声，便走了出去。

六

我回去之后便直接睡觉了。

已是深秋，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冷得睡不着，并不是被子不厚，而是我自小的体质便是这样，一年四季，手脚总是冰冷的。

不过寒意终是抵不过困意，我不知什么时候，困得睡了过去。

许是半夜，我一直冰冷的身子像是被一个大暖炉罩着一般暖和。

身子一暖和，我就开始不安分地动了起来。

睡梦中，耳畔响起一道声音：「好好睡，别乱动。」

听见这道声音，我只觉得心里很安定，也不管是不是幻听了，便沉沉地睡了过去。

.....

翌日，因为要回门，我特地早早地就起了，当然，也是因为昨晚我睡得还不错。

「世子呢？醒了吗？」我问着正在给我梳妆的侍女。

「世子妃说的这是哪里话，世子早已准备好了，就等世子妃您呢！」

「哦。」我漫不经心地应了声，「他倒是挺上心的。」

侍女紧接着便笑道：「是啊是啊，与世子妃有关的事情，咱们世子都很上心的！」

我轻嗤了下，只当她说的是逗我开心的笑话，忽然想起昨晚的事情，便又问了一句，「昨晚，他一直在书房？」

侍女点了点头，「嗯！今晨奴婢亲自瞧见世子从书房出来的！」

我垂了垂眸，没再说什么。

看来昨晚是我幻听了。

也是，在他看来，他的公务才是最重要的。

.....

梳妆完毕之后，我便直接去了世子府门口。

秦晏已经安排好了马车，我远远地就看见了他。

他一袭锦袍，定定地站在不远处等我，今日的他，我说不上来有哪里不一样，可就是很好看，比往日更好看。

可我还未消气，自然不会搭理他。

我淡漠地收回了视线，绕过他，径直上了马车。

秦晏倒也没说什么，默默地跟了上来。

他上了马车，不知从哪儿拿出一袋甜饼来，递给了我，沉声道：「先吃点，垫垫肚子。」

我犹豫了下，还是接了过来。

再怎么样，也别跟吃的过不去。

我拿起一个，尝了一口，桂花的香甜瞬间便充斥在了我的嘴里。

「怎么样？」秦晏轻笑着问道。

我刚要点头，可心里隐隐还是有些气愤，含糊不清地回答道：「就……就那样吧……」

我一脸无所谓地说完，就看到了他微微上扬的唇角，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笑什么？」

秦晏只摇了下头，敛了敛唇角的笑，便没再说什么了。

我虽嘴里说着这甜饼就那样，可临到快下马车时，甜饼已经被我吃完了，我心里的这股子气也散得七七八八了。

到门口，下了马车后，我看到我爹娘和五个哥哥。

怕爹娘担心，我转身拉住了秦晏的手。

寒暄了几句，我的五个哥哥便说有事要同秦晏聊聊。

我犹豫地看着他，心里隐隐有些不安，虽然我知道我的哥哥们不会对他做什么，但还是说道：「你若不想去，拒了便是。」

「不碍事。」

秦晏说完，给了我一个让我放心的眼神。

我抿了抿唇，便跟着爹娘先离开了。

七

我跟着爹娘进去之后，爹娘问这问那的关心着我，可我却无心回答他们，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着。

我爹爹是将军，我五个哥哥作为将门之子，武力值可是个个不亚于我爹爹。

我的哥哥们本就不同意这门婚事，万一秦晏被拖去，揍成了肉酱怎么办？

一直到下午，我看见秦晏平安回来，才安了心，虽然他脸色不大好看。

跟爹娘道过别后，我们俩上了马车。

「我那几个哥哥跟你说了啥？」我好奇地问道。

秦晏摇摇头，「没什么。」

我屁股朝他挪了几分，身子几乎贴在他身上，「你悄悄告诉我，我一定不告诉别人。」

秦晏闻言，这才转过头，淡淡道：「不过是几位公子听到些不切实际的谣言罢了，不值一提。」

我也不是爱刨根问底的人，他都这么说了，我也就没再问了。

成亲的事，到今天回完门，也算是尘埃落定了，接下来便要着手调查他弟弟的事情。

「秦阑最近怎么样了？」我问。

秦阑是他弟弟，此刻他应该是被关在牢中等候发落。

听说皇上前几日还打算将他处置了，可我这一嫁过来，便没了动静。

「皇上许我去看看他，明日我们去看看就知道了。」秦晏回道。

「这样啊……」我听完，抿唇一笑，他如此主动地邀我，我自然是不会拒绝的，「那就要看你今晚的表现了。」

秦晏没说什么，只是微微别开了头。

我瞧着他泛着红的耳尖，只觉得逗他玩是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我们回了府，不多时，另一辆马车停在了世子府门前，从马车上搬下来不少东西。

此刻我正在同秦晏下棋，听见外面的动静，便拉着他一起去瞧。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我问正在搬箱子的下人。

「回世子妃，这些都是将军府的几个公子送来的，说是给咱们世子补身体的补品。」下人说完，还「啧」了声，「咱们世子看着身强体壮的，这怎么……」

我听完，先是一愣，随即大笑起来。

秦晏那方面不行这件事，竟已经传到将军府了。

「怕是整个王城，都知道你……」我给了秦晏一个「懂我意思吧」的眼神。

原来他说的，我哥哥们听见的谣言，便是这个啊！

秦晏神色冷得异常，转眸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中又多了些无奈，「把这些东西都送回将军府，本世子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叹了口气，为他默哀了三秒。

所谓谣言一张嘴，世子跑断腿啊！

八

入夜。

秦晏还在书房内忙着白天未忙完的公务，我睡不着，又闲不住，便溜达着去了书房，美其名曰：关心夫君。

秦晏看见了我，笔尖一顿，说道：「天冷，怎么出来了？」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关心我，可我心里还是觉得暖暖的，便坐在了他身边，「这不，来找你给我暖暖身子。」

我说完，便往他怀里钻。

秦晏下意识地伸手护着我的腰，没说什么。

我在他怀里荡着两条纤细的腿，仰头满意地亲了他一下。

其实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秦晏也有些喜欢我。

这么想着，我抿了抿唇，玩笑似的笑道，「我好像有些喜欢你。」

秦晏还在低头写着什么，听见我这话，身子只是很短地顿了一瞬，便恢复如常了。

「可你喜欢的是这些公务，我很不开心。」我指尖似有似无地勾着他腰间的束带，轻轻一扯，便松开了。

秦晏握着笔的指尖紧了紧，可依然坐怀不乱，「别闹。」

「凶我，罪加一等。」

「别……唔……」

我不由分说，手勾着他的脖子便朝他吻了上去，他未说完的话都不得已咽了下去。

我其实也没什么经验，换不过气来，正要将他松开时，他却低头重重地朝我吻了下来，我险些招架不住。

我被他亲得混沌沌的，又被他打横抱了起来，后背随之便贴在了一片柔软上，我侧头一看，是床。

我葱白的指尖在他眉眼间流连，勾唇一笑，「你怎么生得比女人还好看？」

我承认我是老色批，我馋了，馋他身子。

我迫不及待地脱去了他的衣裳，便扑了上去。

半夜，我攀在他肩上，狠狠地在他锁骨处咬了一口，「就……就这啊？」

秦晏眉梢轻挑，「哦？」

到了后半夜，

我被他弄得咬牙切齿，却连一点生气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得撂下一句狠话，「明日要早起，今……今晚我就先放过你，不用太感谢我。」

秦晏只是笑笑不说话。

.....

翌日。

我自恃不爱睡懒觉，可身子实在不适，硬生生拖到快中午时才起。

我揉了揉酸痛的腰，心里早已把那狗男人骂了千遍万遍。

毕竟我从小到大这么多年，都没有昨天晚上那么窝囊过，虽然是我自找的。

我刚要下床，就听见有人走了进来，我抬头一看，是秦晏。

「过来，给我更衣。」我喊道。

秦晏走了过来，俊脸上神色淡淡的，「身子可好些了？」

我总觉得他这是在挑衅我，不过我没表现出一点不悦，而是无所谓道：「没什么感觉。」

他只是低头，浅浅勾唇，便耐心地替我穿起了衣裳。

之后，他叫来一个侍女替我梳妆。

我今日身子犯懒，不大想动，他似乎是看出来了，侍女梳妆完之后，他便走到了我跟前。

「要不要抱？」他垂眸问我。

我是想答应来着，可我这人好面子，便随口扯了个理由，「既然你这么殷勤，那就勉为其难给你个机会。」

秦晏无奈地摇了摇头，随之弯腰将我抱起，上了马车。

我跟没长骨头似的靠在他怀里，他温热的手轻轻替我揉着腰，没多久，我就又睡了过去。

九

「世子，世子妃，到了。」

我睡得不深，听见马车外响起车夫的声音，才悠悠转醒。

醒来时，我身子已经比刚才舒服多了，蹦蹦跳跳地就下了马车。

秦晏紧跟在我身后。

我们被狱卒领着去秦阑的牢房。

「他犯什么事了？」我看狱卒远远地走在前，便压低声音问道。

秦晏也学着我，用只有我们俩能听见的声音说道：「皇上想打压朝中权臣，他年纪轻沉不住气，被人抓住了把柄，诬陷他杀了严大人的儿子。」

我微微一讶。

皇上想打压权臣我是知道的，可杀人是重罪，那毕竟是一条人命，杀人偿命，从出事到现在，秦阑还能活着，想必秦晏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既然是被诬陷，为何不将此事查清？」我紧接着又问。

「有人作证说看见他当众杀了严大人的儿子，可在那之后，证人全都消失了。」

我大致明白了。

这根本就是个死局。

我刚要说话，就看见狱卒的步子停在了某个牢房前，便赶忙噤了声，拉着秦晏匆匆跑了过去。

牢房中，少年奄奄一息地躺在杂草堆上，身上的衣裳染着黑色的血污，依稀能看出他那日穿着的是白色的衣裳。

听见有动静，奄奄一息的少年这才睁开了眼，看见我时，很是错愕，「你……你是挽姐姐……」

许是太久没开口说话，他嗓子有些哑。

我有些动容，缓缓蹲下，伸手轻轻擦去他脸上的污渍，「以后别叫我姐姐了。」

秦阑抿了下唇，眼底涌出落寞的神色。

我继续说道：「要叫嫂嫂。」

我一低头，便对上了他错愕的目光，「嫂嫂？挽姐姐，你跟我哥……」

「成亲了。」我答道。

秦阑捂着心口重重地咳了两下，苦笑道：「那嫂嫂，我一定要活着出去，看到我的小侄儿。」

「好啊！」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秦阑！」那边的秦晏蹙了蹙眉。

秦阑连连摇头，「好好好我不说了……」

有狱卒在，我们没敢多聊，便出去了。

回府的路上，我脑子里一直回想着秦晏说过的话。

皇上要打压权臣，我爹必然是其中之一。

我整日花天酒地，说是调戏秦晏不成逼他娶我，也只能打消皇上的一些顾虑。

如此说来，便不能让皇上看出我同他恩爱，皇上才不会以为将军府与世子联合。

我是将军府最受宠的小姐，如今也是世子妃，这样，皇上既不敢动将军府，也会对世子府有所忌惮。

「在想什么？」秦晏看我发愣，轻轻出声问我。

「在想……」我缓缓转过头去看他，「在想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秦晏沉默了片刻，才开口道：「因为提亲那日答应过你。」

「只是因为这个？」我又问，「你对我，难道就没有一点喜欢？」

秦晏没说话。

我不甘心，又问，「半分，都没有？」

「我会待你好，护你一世周全。」

他话音落下的瞬间，我的心忽然凉了。

我不是傻子，我能感觉到他是喜欢我的，可他为什么……

罢了，这样也好。

「停车。」

车夫停下了马车，我随即便下了马车。

秦晏也没问我要去哪儿，只是目光沉沉地看着我。

十

下了马车之后，我就去了怡春院。

「把你们这儿生得最好看的男人都给我叫来。」

我就不信，没有人比秦晏生得好看！

不多时，十个男人整整齐齐地站在我面前，个个都是白白嫩嫩的，肤如凝脂。

好看是好看，可跟秦晏比起来，还是相差甚远。

「把酒倒上，咱们喝酒。」

说完，几个人便争着抢着朝我献殷勤。

「姜姑娘，那世子呢？」

我抬眸看了他一眼，指尖敲着桌面，「怎么，我玩腻了他，有问题？」

穿水绿色衣裳的男人给我递上了一杯酒，「不然……姑娘您将我们带回去吧，我们这平日里想你了，都见不到您。」

「就你嘴甜。」我接过他递来的酒，目光瞥见了 he 颈部深处一个黑色的印记，眉梢轻挑，眼底闪过一抹幽光，紧接着便将酒一饮而尽，「可以啊，别人我都不带，我只带你回去。」

那黑色的印记，我听我爹提起过，只有皇上的人身上才有这印记。

他是皇上的人！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他。

「姜姑娘唤我扶岑便可。」

身边的人闻言，都吵着要我把他们带回去，毕竟世子府的待遇可比在这儿好。

「姜姑娘，你不要我们了嘛！」

「既然如此，姜姑娘把我们也带上吧！」

我欣然答应了，「好啊，你们比赛喝酒，谁喝到最后，我就带谁回去。」

.....

已至半夜。

我喝得晕晕乎乎的，险些撞到世子府门前的石狮上。

扶岑赶忙上前将我拉住，「姑娘小心些。」

我蹙了一下眉，不经意地将他的手撒开了，便伸手去推门，「不碍事。」

我虽常出入风月场所，那些人却从与我有过亲密接触。

不过这话说出去，大概没有人会相信。

我正要推开门时，眼前的大门忽然打开了。

我迷迷糊糊地一抬头，就对上了一双墨黑深邃的瞳孔，晚风吹在我身上，我稍微清醒了些，认出了眼前这人。

一袭锦袍，是秦晏。

「世子。」站在我身后的扶岑喊道。

秦晏没搭理他，视线一直紧锁在我身上。

我扶着门，缓了缓，并不想跟秦晏说话，便准备直接进去。

可秦晏却一直站在我面前，似乎是要个解释。

「扶岑，你先进去，让下人给你安排房间。」

扶岑摇了摇头，「姑娘你在哪，扶岑就在哪。」

我转眸瞥了他一眼，「现在就开始不听我的话了？」

扶岑点了点头，没敢再说话，便进去了。

此刻，这儿只剩下我跟秦晏两个人。

「解释。」他道。

我仰头看着他妖孽一般的容颜，险些入了迷。

不过好在我定力强。

我扯了扯唇角，「什么解释？你既不喜欢我，那我们之间便只有利益可言，况且提亲那日你不是答应我，不管我这些吗？」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

十一

我被他反问得愣住了。

回想起来，他那日确实没有答应，可也没说不行啊！

我向来不爱热脸贴冷屁股，他今日说的那些话，着实让我觉得心凉。

我脸被酒熏得红红的，咬了咬牙，气急败坏道：「你不给我暖床，还不让我找别人了？你不必多想，反正你也不喜欢我，等救出秦澜，我们和离便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我知道，我这么个风流花心的女人，谁会真心喜欢我？」

秦晏眸色深了几分，突然俯身将我打横抱起，转身便往里走。

我挣扎了几下，无果，索性不挣扎了。

他将我抱回了房间，弯腰将我放在了床上，昏黄的烛光印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上，美得不可方物。

我指尖无意擦过他手臂时，触碰到了一抹湿润。

我低头一看，是血。

「秦晏……你的手……」

秦晏跟个没事人一样，微微别开了脸，「不碍事，我去给你拿醒酒汤。」

我看着他清瘦的背影，抿了抿唇，「你去哪了？」

秦晏步子一顿，「你不用知道。」

他说完，便走了出去。

我也没干坐着，命人去拿处理伤口的药来。

不多时，秦晏便端着一碗醒酒汤来了。

我垂眸看着他递来的醒酒汤，却无心喝，而是问道：「你告诉我，你去哪儿了？」

「先喝了。」

「你告诉我我就喝。」

「少知道一些对你有好处。」他又把醒酒汤朝我递了递，沉声道：「我不希望你有事。」

我知道他不会说，将醒酒汤一饮而尽，继续说道：「把衣服脱了。」

秦晏眸色微变，「……」

我看他眼神不大对，被他给气笑了，「你想什么呢？我的意思是，我给你上药。」

「不必了。」

「你还害起羞来了？你身上我哪儿没看过？」

秦晏：「……」

我正准备上手时，便听见门外传来一道男人的声音，「姜姑娘。」

这道声音，是扶岑。

「何事？」

「您喝了不少酒，我特地来看看您。」

扶岑是皇上的人，为了不让他起什么别的疑心，我让他进来了。

「进来吧。」

我话音刚落，扶岑便进来了，脸上挂着如沐春风的笑容，看见秦晏时，喊道：「世子。」

秦晏依然如刚才那般，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你也看到了，我没什么大碍，你先回去吧。」

我的酒量向来不差。

「可是扶岑今晚，想在这儿陪姜姑娘……」

我听完，差点没喷出来。

他的目的，怕不是想陪我，而是想杀我吧？

也不难想通，我要是死在了世子府，找不到凶手，我爹定不会罢休，世子府与将军府对立，皇上便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既然如此，索性我今晚便将他解决了。

这么想着，我便答应了，「好啊。」

「不是说，要给我上药吗？」一直没说话的秦晏忽然开口了。

我一脸懵逼地眨巴了下眼，「可你刚刚不是说不愿吗？」

秦晏沉默了片刻，「不是我说的。」

「……」狗男人怎么还要起无赖来了？

上个药倒是没什么，可白天我故意去怡春院诉了一番苦，外面传的都是我与他夫妻不合，在扶岑面前答应了他，岂不是穿帮了？

「我的春宵一刻值千金，不如我找个下人来替你上药吧。」

我说这话是没什么顾虑的。

因为我知道，秦晏不会因为这事生气，跟我做那档子事也都是我逼他的，更别说吃醋什么的。

反正他也不喜欢我。

「不好。」秦晏淡淡道。

我脸上的笑容僵了僵。

今晚我不给他上药，他怕是不会走吧？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扶岑，你先回去吧，我给他上完药就来找你。」

扶岑轻轻点头，「都听姜姑娘的。」

他说完，便退出去了。

十二

扶岑出去之后，屋子里又只剩我们两人。

我也不想去深想秦晏是什么意思，直接开口道：「脱吧，给你上药。」

秦晏没说话，磨磨蹭蹭地脱掉了上衣，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印入我的眼帘。

我在将军府长大，怎会看不出这是被人刺伤的。

我紧抿着唇，用帕子将伤口周围的血轻轻擦去，「被谁刺伤的？」

秦晏看着我，满不在乎道：「小伤罢了。」

我只稍一用力，便疼得他皱起眉头。

「小伤？」

我与他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总算上完了药。

上完了药，我起身便要走。

秦晏正穿着衣裳，抿了抿唇，「去哪儿？」

已经很晚了，我也有些困，但不得不打起精神来，打了个哈欠，才继续说道：「我的小郎君还在等我，你早点歇息吧。」

「等等。」秦晏突然出声将我叫住。

我回过头去，「怎么？」

「万一我这伤待会又流血了怎么办？」

「找医官。」

「这么晚，去哪儿找？」

「……」

我寻思着，秦晏以前也没那么多废话啊。

他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是提起裤子就翻脸不认人的人一样。

他不会是在吃醋了吧？

不对，他亲口说的不喜欢我，吃个屁的醋。

可我实在想不到别的理由。

秦晏看我迟迟不说话，叹了口气，「罢了，你去吧，不用管我。」

我看着他那样子，还是心软了，「不然，你等我一会，我很快的。」

我的意思是，我一个武将之女，很快就解决掉手无缚鸡之力的扶岑。

于是我转身便要走。

秦晏忽然捂着手臂上的伤，皱着眉头。

见状，我赶忙问道：「怎么了？」

「我的伤口好像又裂开了。」他眉头紧蹙着，「不碍事，你还是先去吧。」

我抿了抿唇，还是没能挪动步子。

在世子府待了这么久，他确实待我很好，吃穿用度样样都是上乘的，我就这么走了，心里着实过意不去。

无奈之下，我只能扯个幌子，命下人告诉扶岑今晚不去了，而后在房里陪了秦晏一夜。

.....

第二日。

我早晨醒来的时候，秦晏难得有一次躺在我身边，比我起得晚。

天刚蒙蒙亮，我穿上衣裳，开门起身走了出去。

原本昨晚就要解决掉扶岑，却生生拖到了今天。

我走出门时，秦晏的贴身侍卫穆青正站在门外。

他看见了我，走上前，恭恭敬敬地喊道：「世子妃。」

我轻应了一声，一抬头，就看到一只蓝尾的鸽子从府中的某个院落飞出去。

我蹙了蹙眉，赶忙说道：「把那鸟给我打下来。」

穆青虽不明所以，可还是听我的话的，赶忙将那鸟打了下来，然后捡来放到了我面前。

这鸽子脚底绑着个密函，还在挣扎着，我将密函抽了出来。

里面写着简单的一句话：已潜入世子府。

我攥着密函，神色暗了暗。

这密函，不用想也知道是扶岑给皇上的。

既然要传消息，不如就借扶岑的手，传个假消息给皇上。

「重新找一只信鸽，将尾巴染成蓝色，将这密函送去皇宫。」
我对穆青说道，「以后看见蓝尾的鸟从世子府飞出去，都要打下来，然后将密函给我。」

穆青点了点头，「是，世子妃。」

「还有，命人把这鸽子拿去炖了。」我顿了顿，眼底多了些笑意。

「世子这几日受伤，世子妃是要炖给世子吗？」

我摇了摇头，「拿去给扶岑。」

万一这鸟有毒怎么办？

穆青抿了抿唇，应到：「……是。」

我起身刚要走，穆青却忽然开口道：「世子妃，穆青有句话想说。」

十三

「嗯？」我转头看他。

穆青沉默了片刻，「世子妃，我们世子待您多好，您是知道的，您这样，是不是太过绝情了？」

我倒也没生气，笑吟吟地反问道：「你的意思是，我对他不好？」

穆青噎了噎，「您是世子妃，这般光明正大地把一个男子带回府，将世子的颜面置于何地？」

我轻轻一笑，满不在乎道：「颜不颜面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会在没有结果的事情上浪费时间。」

言下之意很清楚，我喜欢秦晏，可他不喜欢我，如今，我只觉得心凉。

穆青怔住了，看我的眼神多了几分异样。

我看穆青半晌没说话，便抬脚准备走出去，还一边吩咐道：「记得命人把这只鸽子炖了送去扶岑的院子。」

.....

出去之后，我径直去了扶岑的院落，打算给他掰扯掰扯昨天的事情。

我还未走进去，便听到院落里传来阵阵琴声，我走进去一看，是扶岑在弹琴。

扶岑看见了我，琴声戛然而止，他起身低声喊道：「姜姑娘。」

我朝他走了过去，笑道：「扶岑，你弹的琴真好听。」

扶岑低头一笑，「姜姑娘若喜欢，扶岑愿一直弹给姑娘听。」

我看了一眼他指尖上的一层薄茧，笑眯眯地说道：「我可舍不得你为我伤了心神。」

「昨夜扶岑在房里等了许久，迟迟不见姑娘，后来才听下人说姜姑娘是因为有事。」扶岑问道。

我怔了一下，才说道：「害，再怎么说我也是世子妃，世子受了伤，我这该做到的还得做到，免得外人说闲话。」

这不过是个幌子，毕竟我从没在乎过外面人怎么说我。

扶岑点了点头，接着便说道：「世子和世子妃还真是恩爱。」

「恩爱？」我知道他这是在试探我，「我只是玩腻了他，谈何恩爱？我现在只对你感兴趣。」

「可姜姑娘这样……世子他会不会……」

「他怎么样都与我无关。」我一句话，便将他所有的话都堵了回去。

我跟扶岑聊了一会儿，鸽子汤便送来了。

扶岑看着面前的汤，愣了愣，「姜姑娘……这是……」

「鸽子汤，我瞧着你身子又虚又瘦，便命人炖了鸽子汤给你补补。」我脸上依然挂着笑容，「要全部吃完哦，可别辜负了我的一番心意。」

扶岑抿了抿唇，极为勉强地答应了，「是……姜姑娘。」

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一道声音，「世子妃，世子叫您一起用午膳。」

我淡淡看了那人一眼，「不去，没看我正忙着呢？」

我正准备试试能不能从扶岑这套点什么有用的消息，现在气氛正好，我自然不能走。

下人听完，便回去回禀了。

「你家住哪儿啊？」我问。

「菱州。」

「菱州人啊……难怪生得如此好看。」

扶岑只是低头害羞地笑了下。

「你……」

「世子妃。」

我刚要说话，身后这道声音便又响起了，将我的话打断。

「世子说，您不去，便不吃了。」

我硬了，拳头硬了。

扶岑看出我有些不悦，说道：「姜姑娘还是去一趟吧。」

我压了压心头的火，转头对他说道：「我舍不得你。」

他娘的，我正套着话呢，秦晏有完没完？

「去吧，想必姜姑娘也饿了，饿着肚子，待会可就无心听扶岑弹曲子了。」扶岑淡笑着说道。

我看他的眼神里多了几分赞许。

不愧是皇上的人，这么会说话。

我还是百般不愿地答应了，临走前，还不忘补一句：「记得把鸽子汤喝完啊！」

扶岑：「……」

十四

于是我随下人去了，远远地就看到冷着一张脸的秦晏。

我不就没来吃个饭，他至于吗？脸冷得跟冰块似的。

我没说话，坐下了，然后拿起筷子，尝了几口小菜。

见他迟迟不动筷子，我便多嘴问了一句，「你怎么不吃啊？」

「手受伤了。」

「你不是还有另外一只手吗？」

「用不习惯。」

我沉默了一阵，「我叫人来喂你。」

我话音刚落，秦晏又继续道：「不用麻烦了，我看你吃就够了。」

他语气听着有些落寞，像一个没人要的小孩子一样。

我终究还是觉得过意不去，「……不然我喂你？」

「那就麻烦你了。」

「……」草。

我怎么觉得被坑了？

罢了，多大点事。

我也没矫情，拿他的筷子夹起一块肉，递了过去。

他眉稍微不可见地挑了挑，「太远了，够不到。」

无奈，我坐到了他旁边去，终于喂上了一口。

喂完，我问他：「这个好吃吗？」

秦晏轻轻点了下头。

于是我拿我的筷子，也夹起一块尝了尝，眉眼弯弯。

好吃。

我又挑了个不知名的菜，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就先给秦晏尝了一口，然后一脸期待地看着他，「这个怎么样？」

「甜的，你喜欢的。」

我听完，对上他深邃的双眸时，发觉他看我的目光很是温柔。

我没深想，收回了视线，转而拿起筷子夹起一块放进嘴里，细细一品，确实是我喜欢的味道。

我刚半饱，他便说吃饱了，不吃了。

可他分明没吃多少。

酒足饭饱之后，我就打算继续去跟扶岑套话。

「我要去找扶岑听曲子了，你忙你的吧。」我笑吟吟地对秦晏说完，转身便要走。

刚说完，秦晏便慢慢悠悠地跟了上来，一边说道：「正好，我也想听听。」

我一噎，他在我还套个锤子的话？

「我们过二人世界，你来干什么？」

「哦。」秦晏步子不急不缓的，神色淡然，「我去看看你们怎么过。」

我：「……」

这狗皮膏药甩不掉，便只能带上了。

……

后面的几日，我几乎日日都往扶岑的院子里跑。

其间也截到过扶岑的密函，说我与秦晏夫妻感情不和，确实达到了我要的效果。

十五

傍晚。

我从扶岑的院子里出来，伸了个懒腰。

这几日，为了表现出我跟秦晏真的夫妻不合，我真是花了不少心思，但我没在他院里过过夜，所以他没有杀我的机会。

不过我也有不少收获，这几日我听到些消息，皇上见我与秦晏不合，便以为将军府与世子不合，打算调转势头了。

可秦阑一直在牢中待着，也不是个办法。

有亿点难搞。

我慢慢悠悠地准备回去时，面前突然匆匆走来一个侍卫。

「世子妃，不好了！世子受了重伤，您快去看看吧！」

我脸色一变，赶忙问道：「他人在哪？」

「在房中！世子妃随我来！」

重伤……

此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秦晏千万不能有事，千万不能！

我正准备赶过去时，身后忽然响起一道声音。

「姜姑娘，你的披风忘拿了。」

是扶岑的声音。

我咬了咬牙，硬生生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接过了披风，
「好。」

我这么多天做的努力不能功亏一篑。

走过了转角，我甚至来不及穿上披风，便匆匆忙忙地跑了过去。

我到的时候，房中只有秦晏一个人，他躺在床上，脸上没什么血色，肩前被血染红了一大片，触目惊心。

我慌了神，「医官呢？快去找医官啊！」

穆青低着头，脸色也十分难看，「……回世子妃，不能请医官……」

「为什么？」我眉头紧蹙着。

四周突然安静了，周围的两人都不敢说话。

我目光落在了穆青身上，走上前去，「告诉我，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他旧伤还未痊愈，便又添新伤，到底在瞒我什么？」

穆青咬了咬牙，「世子妃还是别问了……」

「你现在不说，耽误的是秦晏的命。」

我冷冷的一句话落下，穆青动容了。

「是……天牢……」穆青顿了顿，继续说道：「不能请医官，是因为世子劫狱受伤这件事万不可再让别人知道。」

「劫狱……」我低喃了一句，忽然猛地抬眸，「为了救秦阑？他是不是疯了？」

我来不及多说，匆匆走到床边，拿起剪刀将他受伤那处覆盖的衣料剪开，小心翼翼地取了下来，一边问道，「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衣料上还沾着结痂的血。

刚才来跟我通报的侍卫说道：「回世子妃，有属下、穆大人，还有就是您了。」

我正欲点头，视线扫过放在不远处的披风时，眉头紧了紧，「糟了！」

还有扶岑。

他方才追出来将披风给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秦晏受伤这事。

他是皇上的人，若是让他知道秦晏无端受伤，基本就坐实了是秦晏干的。

这可太危险了！

我来不及解释，将手里的东西放下，「穆青，替他清理伤口，我去去就回。」

十六

我很快就到了扶岑的院子，缓了缓，才走进去。

扶岑看见我，目光里多了几许惊讶，放下手里的东西，朝我走了过来，「姜姑娘怎么回来了？」

「自然是想你了。」我的这些话从来都是张口就来。

我来，便是想试探试探他。

扶岑低头一笑，问道：「世子他……受伤了？」

他果然是知道了。

「不必理会他。」我抵唇一笑，接着问道：「你方才在做什么？」

「喂鸟。」扶岑看了看那边蓝尾的鸽子，「说起来，这蓝尾鸽的胃口还真不小。」

我看着那边的几只蓝尾鸽，目光沉了沉。

秦晏受伤的事，不能让他传出去。

要是没了蓝尾鸽，他这段时间就没法给皇上传消息了。

「这鸽子瞧这甚是可爱，不如放到我院里养吧？」

扶岑听完，犹豫了下，对上我的目光时，视线慌张地躲开了，不过很快便恢复了从容，「姜姑娘若喜欢便拿去吧，连扶岑都是姑娘的人，更何况区区几只蓝尾鸽？」

我笑咪咪地点了点头，「天色不早了，早点睡，我明日再来看你。」

「是。」

我转过身去，脸上的笑容瞬间便淡了下去，出了他的院子后，便命人将他院里的蓝尾鸽都带到我院里来。

.....

我回去时，穆青已经将秦晏的伤口清理好了，只剩上药和包扎。

穆青看见了我，问道：「世子妃方才去哪儿了？」

我现在没什么心思跟他说话，正着手给秦晏上药，便说道：「去了扶岑的院子。」

我眼看着穆青的神色一点点暗了下去，却没再说什么。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

秦晏已经昏迷了过去，我小心翼翼地给他上药包扎。

「你们出去吧，这里有我。」我转头对那两人说道，「还有，我在这里的消息不要传出去。」

两人犹豫了，不肯出去。

「怎么，难道我还会害他不成？」我反问道。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没敢说话，最终还是退了出去。

我小心翼翼地给他盖好了被子，自己也爬了进去，睡在他旁边。

我扭头看他，他睫毛又长又翘，跟个女人一样，泛着冷的皮肤没什么血色。

想想，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他共枕而眠了。

我已经很累了，不多时，便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十七

早晨，我还未醒，就感觉到身边的人动了下。

一睁眼，我便满目都是他那张好看到极致的脸，他醒了，醒得比我早，此刻正定定地看着我。

秦晏眸中满是暖意，嗓音有些喑哑，「时辰还早，再睡会吧。」

可我哪儿还能睡得着？

我赶忙问道：「你醒了怎么不叫我？伤还疼吗？要不要我去……」

秦晏看我这着急的样子，唇角浅浅地勾了勾，「不用，什么都不用，你陪陪我就好了。」

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你还笑得出来？就不能让人省点心吗？去了天牢也不告诉我，这也就罢了，回来还受了这么重的伤……」

「都知道了？」他问。

我点点头，反问道：「不然你还想瞒我多久？」

「这些事，我不想让你知道。」秦晏顿了顿，眸中多了几分戏谑的意味，「担心我？」

我瞥了他一眼，「是啊，你死了，谁给我养我的小郎君？」

秦晏听完，沉默了片刻，语气里透着些认真，「你当真喜欢他？」

他突然这么认真地问我，我懵了懵。

可我此刻正在气头上，便直接开口道：「你管我喜欢谁？你不喜欢我，那我便不喜欢你。」我这话虽是气头上的话，可话中的道理却是真真的。

秦晏似是听出我这是气头上的话，笑了下，「谁说我不喜欢你？」

我正欲开口说话，脑子却忽然白了一片。

秦晏垂眸看着我，继续沉声道：「我不是不喜欢，而是不能喜欢，我身上背负得太多，我只想你好好的活着。」

听到这，我已是半个字也说不出，心脏就像是被一只手用力握着，喘不过气来。

「如今，我的这些事你都已知晓，皇上与朝中大臣都在打压我，秦阑的事过几日便会安定下来，到时，免不了一场纷争。」他看我的眼神深了又深，「我这几日便会着手拟和离

书，还有财产交割，不论最后结果如何，这些也都够你和你的小郎君富足地度过此生。」

我怔住了。

我以为自己已经想得足够长远，可秦晏呢？这狗男人怕是连自己后事都考虑好了吧？

「你真以为我是因为喜欢扶岑，才将他带回府？」

秦晏不大明白我这话的意思，蹙了蹙眉，「嗯？」

我接着说道：「扶岑是皇上的人，我将他带回府，是为了利用他传假的消息给皇上，皇上想坐收渔翁之利，唯有让皇上知道你我夫妻不合，才不至于将所有势头都指向你……」

哪怕受世人唾弃，说我是个不守妇道的女人。

我说着说着，嘴角忽然勾起一个自嘲的笑弧。

秦晏看我蓦地笑了，也跟着扬了扬唇角，「笑什么？」

我抿了抿唇，淡笑道：「你为我做足了打算，我又为了你被人说成个不守妇道的女子，偏偏又互相瞒着，不是很好笑吗？」

秦晏浅笑着点头附和我，紧接着又煞有其事地「哦」了一声，「原来是假的，害我醋了这么久。」

我坐起身来，手撑着下巴，低头看着他，挑了挑眉，「谁让你伤了我的心？早知道就再让你多醋上几日。」

他倒也没说什么，转而低声道：「所以……」

「嗯？」

「和离的事……」

「你若愿意，那就和离好了。」我唇角微微勾起，「到时候，我拿着你给我的银子，找一屋子的男人来服侍我，我还一晚上找十来个……」

秦晏也不恼，佯装成满不在乎的样子，「晚了，我的事你都知道了，便只能将你拴在身边，一世不离。」

我低头一笑，只觉得心此刻像是被泡在蜜罐子里一样。

「对了，这几日，你还要与我演完这出戏。」

秦晏笑应道：「好，都听你的。」

十八

我听完，低头在他唇上亲了一下，说着，便要加深这个吻。

就在这时，门口忽然传来一道声音，「世子妃，世子如何了？」

这声音，是穆青。

他早不来，晚不来，偏偏现在来。

我差点没被呛到，惊慌失措地爬了起来，找了件衣裳穿好，才打开了门，面颊上泛着的嫣红还未散去。

小场面，不要慌。

那边，秦晏看着我，抿唇浅浅一笑。

我强装镇定地清了清嗓，「他已经醒了，我不能久留，先走了，你好好照顾他，晚上我再偷偷溜来。」

穆青脸黑了黑，估摸着是以为我怕这事被扶岑发现。

不过现在这种情况，我跟他也解释不清，便匆忙离开了。

我很快便回到了自己的院子，蓝尾鸽都已经被带到我院子里养着了。

没有蓝尾鸽，他传消息应该会麻烦许多。

「姜姑娘。」

我刚拿起鸟食，就听见门外传来一道声音，是扶岑。

我将鸟食放下，眼看着他朝我走过来。

「我正要去找你呢，你便来了，我们还真是心有灵犀。」这些骚话我几乎不用想也能随口说出来。

「姑娘说的是。」扶岑淡笑着附和了一句，随即看了看这几只蓝尾鸽，问道：「昨夜姜姑娘睡得可好？这蓝尾鸽在夜里最是

爱乱叫。」

「我睡得沉，倒也没注意。」我不知道他问这话的意思，总之，我觉得别有深意。

「世子的伤如何了？」扶岑继续问道。

「他……」我下意识地就要说出来，可我转念一想，话又咽了下去。

他这摆明了是在试探我，我若知道秦晏伤势如何，不就等于我去看过他。

「他的伤如何，与我有何关系？」我话锋一转，眉眼弯弯，「我只关心你。」

要不是我知道这是昧良心的话，我真要以为我是个拔扈无情的人了。

我跟扶岑一直待到了午后。

我同他其实没什么聊的，可总不能什么也不干，便只能让他弹曲子给我听。

说实话，他弹的曲子确实很不错。

「世子妃。」

一道声音乍然响起，将琴声打断了。

我回过头去，是一个小侍卫，「何事？」

那侍卫回道：「世子说有事找您。」

「知道了。」我有些无奈地勾了勾唇，淡淡收回了视线，看向扶岑时，又将面上的笑收拾得干干净净。

扶岑见状，说道：「姜姑娘还是先去吧，万一世子有什么要紧事呢？」

「就他事多。」

伤还没好就出来瞎跑。

我说完，便起身跟着侍卫出去了。

.....

秦晏此刻正在书房。

也是，书房不怎么引人注目。

我走进去，带上了门，一边说道：「你伤还未好，怎么就出来了？」

秦晏抬眸看着我，「太久了。」

「什么太久了？」我蹙了蹙眉，径直走到他身边去，然后十分熟络地往他怀里一钻。

「你跟他待得太久。」

听完，我轻嗤了下，「我不过是跟他说说话而已。」

「好，下次我也去。」

「……」那我教你几句骚话，你俩聊？

十九

秦晏微微弯了弯唇角，才开口道：「三日后，是皇上的生辰。」

我点点头，「我都差点忘了。」

是了，每到皇上生辰的时候，他都会大办寿宴。

我转念一想，蹙起眉头，「可你伤势还未痊愈，若是被皇上发现你受了伤，事情可就麻烦了。」

「嗯。」秦晏轻应了声，「所以便需要你我配合。」

「怎么配合？」说起他的伤，我有些担心，便又问了一句，「今晨换过药了吗？」

我说罢，便要去掀他衣服。

秦晏先是摇摇头，看了我一眼，眉头轻轻一蹙，「别乱动。」

我闻言，以为是因为碰到他伤口了，便打算去拿药来。

可我刚准备起身，他的手臂便缠了上来，耳畔传来他低沉的声音，「去哪儿？」

我觉得耳廓有些痒，稳了稳心神，还是忍住了想把他糟蹋了的想法，低声道：「我去拿药来。」

我只觉得腰间那只手的力道收紧了些。

「让下人去。」秦晏说道。

我磨了磨牙，微微转过头去，「你在玩火。」

秦晏不大懂我的意思，「嗯？」

「早晚把你给办了。」

我刚说完，余光便瞥见门外多了一道人影。

虽是藏在门框后，可还是露出了半截身子，或许连他自己都没发现。

那身影，我再熟悉不过，是扶岑。

偷听我们说话？

年轻人，不讲武德。

秦晏自然也注意到了那道身影，只是弯了弯唇角，没说什么。

我自然知道扶岑想听到什么。

「怎么，你要造反不成？！」

也好，明日便是皇上的寿辰，便利用他传传消息。

秦晏看出我演上了，低头一笑，又附和着我：「哪有有夫之妇整日往别的男人房里跑的，难道本世子说的不对吗？」

我手搭在他另一边的肩上，随之，便仰头亲了他一下，定定地看着他，「我喜欢的是扶岑，不是你，他生得好看，还会弹琴，试问哪个女子会不喜欢？」

我这话虽然是说给扶岑听的，可秦晏还是有些吃醋，「可本世子就是看不惯。」

我瞧着门外那道黑影渐渐小去，最后消失，才松了一口气。

「本世子也会弹琴，作画也略懂一二，比他那三脚猫的功夫好多了。」秦晏忽然开口道。

我闻言，颇为无奈地笑了下，「好好好。」

二十

三日后。

皇上生辰晚宴上。

我跟秦晏来得不算早，不过我俩是新婚夫妻，一进来就引来不少人的瞩目。

但我知道，我名声不怎么样，看见我俩的人或多或少都要说道几句。

她们知道我一直以来就是这么个风流的性子，反而不说我，而是说道秦晏，我很不乐意。

骂我可以，不能骂秦晏。

我看着身旁正在说话的两人，刚要开口，便被秦晏拉着走了。

秦晏神色淡漠，低声道：「不必理会，随他们去吧。」

我有些不悦，没接话，进了大殿之后，便规规矩矩地坐下了。

毕竟我不能跟他表现得太亲密，我虽是坐在他身侧，可距离却远了些。

「皇上驾到！」

大殿门口的太监喊声刚落下，迎面便走来一位身穿龙袍的男人，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

众人皆是齐齐地喊道：「皇上。」

「众卿平身。」

皇上坐下之后，说了几句客套话，便唤舞女上来献舞了。

其间，视线一直往我跟秦晏这边瞟。

这时，秦晏身后走来一个舞女，面纱下的红唇微微上扬着，
「世子，奴家来给您倒酒。」

她说着，便拿起酒壶，倒满了一杯酒，递到秦晏面前。

秦晏没抬头看她，脸上也没什么表情，眸色冷冷淡淡的，「不必。」

「世子，喝一点吧……」

我听着那舞女柔媚的声音，心里自然是不爽的。

可当我转过头去，看见站在他身边的舞女正穿着露脐的舞衣，
愣了愣，顿时口水直流，赶忙道：「我喝，我喝，给我倒。」

舞女脸上的笑容僵了僵，看了眼无动于衷的秦晏，还是朝我走了
过来，满不情愿地给我倒了杯酒。

我笑吟吟地接过她递来的酒，一低头便能看到她纤细白皙的腰
肢。

馋了，可惜我不是个男人。

秦晏是怎么忍得住的？是不是背着我练清心咒了？

我将酒一饮而尽，那舞女刚要走，便被我叫住了，「等等。」

舞女回头，「世子妃还有何吩咐？」

「留在这给我倒酒。」

「……是。」

我桌下的手忽然被勾住了，我懵逼地转过头去，便对上了秦晏的目光。

桌面上铺着锦布，所以别人看不见。

他指尖勾了勾我的手，眉头轻蹙着。

我懂，想让我少喝点。

可我的酒量向来不错，于是我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来这一趟，总不能亏着回去吧？

舞女在给我倒酒，我便在桌下百无聊赖地玩着他的手。

怎么搞得跟偷情一样？

别说，还有点刺激。

秦晏倒是稳得住，跟个没事人一样坐着。

看他没反应，我将舞女递来的酒一饮而尽，便在他手心写起了字。

太过华丽的话我也说不出来，而且怪肉麻的，便在他手心写了几个字。

我好喜欢你。

刚写完，他便将我的手握住了，然后十指扣住我的手。

他的手很暖和，从来都很暖和。

我心里一阵暗喜，眼尖地瞥见了他唇角微微上扬的弧度，便安分了下来，也跟个没事人一样。

那边，皇上喝了口酒，开口道：「世子与世子妃新婚燕尔，怕是如胶似漆吧？」

秦晏回道：「皇上说的是。」

我知道，他越是这样说，皇上就越是觉得我们俩心虚，我俩挨得不近，也没说话，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关系不咋地。

之后，皇上没再说什么，这场宴席比我想象中的要安稳。

就连秦阑的事也只字未提。

二十一

宴会结束，人也慢慢散去了。

我跟秦晏上了马车。

今晚虽然安然度过了，可我总觉得以皇上多疑的性子，没这么简单。

我正想得出神时，秦晏忽然看向了我，嗓音温柔，「挽挽，今晚无论发生何事，都不要担心。」

我僵了僵。

他第一次叫我挽挽。

秦晏看我没反应，便又问了声，「嗯？」

我也不知为何，看见他，便会莫名觉得安心，是从未有过的安心。

可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么想着，我问：「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

我听见马车外有人经过，便赶忙噤了声，秦晏也没再说话。

马车行驶在路上，我喝了些酒，上了马车没多久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穿过一条山间小道时，马车外忽然响起一阵嘈杂的声音，我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有刺客！」车夫忽然大喊了一句。

刀剑摩擦的声音接踵而至，护卫也都冲了上去。

几个人眼尖，朝马车冲了过来。

我往外看了一眼，对面来的人很多，心下一惊，下意识地握住了秦晏的手，马车定是待不了了，「我们快走。」

他娘的怎么这么多人？

说罢，我便拉着他下了马车。

刚下去，黑衣刺客便提着剑冲了过来，剑锋直指秦晏。

这些人似乎目标明确，他们要杀秦晏。

我能察觉，秦晏自然也能察觉。

他伤得本就重，如今伤势未愈，如何抵挡得住？

那人朝我们刺了过来，秦晏将我推开，躲过了一剑。

我见他捂着伤处，咬了咬唇，便要过去，可刺客来势汹汹，人多势众，将我们隔开了。

护卫护着我，他却被逼得连连后退。

他们目标明确，越来越多的人朝他冲过去，他赤手空拳，加上伤势未愈，打起来很吃力。

「你们不用管我，快去救他啊！」我喊道。

护卫也都冲了过去，可终究抵不过他们人多，而且个个都武功高强。

我看着秦晏，秦晏也看着我，他手臂上中了一剑，血顿时便涌了出来。

「世子，别挣扎了。」领头的黑衣人说道。

秦晏站在崖边，夜晚的风吹在他身上，月光下，他白皙的脸庞显得愈发的冷，看着将他重重围住的人，步步后退。

「不要……」我不由分说，便冲了过去，却被护卫拦住了。

可我现在什么都来不及想，我只想救他。

终于，他被逼到了峭壁边。

「世子殿下，有什么遗言，赶紧说吧。」黑衣人继续说道。

秦晏只是看着我，眸中满是依恋。

他想跳崖。

我拼命摇着头，「秦晏，不要……」

秦晏什么也没说，收回了视线，在我空洞的目光中转身跳下了悬崖。

我愣住了。

这一刻，我心里只剩下绝望，就连之后赶来的护卫叫我，我也没听见。

赶来的那群护卫，上来就将那些刺客围住了，其他侍卫则是被安排去崖底找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秦晏他不会死的，我知道的，他命大。

「世子妃，这些人怎么处置？」护卫问我。

闻言，我稍稍回神，抵了抵唇，看着那边的黑衣人，脑海中全是秦晏最后看我的眼神，我闭了闭眼，再睁眼时，已全然没了方才慌张的神色，眼底寒霜渐凝，「全杀了。」

二十二

我一声令下，伴随着声声惨叫，刺客都应声倒下了。

我朝刺客头子的尸体走了过去，拉下他的衣裳一看，颈下果然有一道醒目的黑色印记。

「果然是皇上的人……」我抵了抵唇。

扶岑，他一定知道些什么。

此刻我已经顾不得其他，命人下山找秦晏，之后便风风火火地就赶回了府。

回了府，我径直去了扶岑的院子。

院子里显得空荡荡的，悠扬的琴声传了出来，我走了进去，面色沉冷。

扶岑看我冷着脸，心里多少也知道些缘由，但还是恭恭敬敬地喊道：「姜姑娘。」

我朝他走了过去，冷冷的目光不含一丝温度，「怎么做到的？」

扶岑微微低头，「姑娘在说什么？扶岑听不明白。」

我抿了抿唇，「我将蓝尾鸽都圈到了自己院子，你是如何将消息递出去的？」

没有得到消息，皇上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路线？

「原来，姜姑娘早就知道了。」扶岑抬起了头，往日里那副温文尔雅的样子都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目光阴冷，「那蓝尾鸽速来与我亲近，长着翅膀，要让它们飞回来，对我来说不过是易如反掌。」

我紧抿着唇。

失策了。

可我与秦晏夫妻不合已是世人皆知，表明了将军府不会与世子府联合，皇上为何还要赶尽杀绝？

这其中，怕是还有别的隐情。

扶岑一脸得意，「算算时间，再加上姜姑娘这般着急的样子，怕是世子已经死了，这样不是正好如了姜姑娘的意吗？我费了我好大一番心思，还以为，姜姑娘是来跟我道谢的。」

「道谢？」我眸色清冷异常，一脚踢在了他的小腿上，他条件反射地跪了下去，跪在我面前。

我低头，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秦晏要是死了，我要你偿命，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

我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敲在他的心头，扶岑抬头看我，瞳孔放大，眸中满是惊讶。

我知道他在惊讶什么，因为平日里我对他从来都是笑脸相迎，他或许根本没想过我会当面找他对质。

我不想再看见他，扬声道：「来人，把他押入地牢。」两个侍卫上前，将他拽了起来。

他目光死死地盯着我，「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见你的第一面。」我凉凉道。

他沉默了，甚至放弃了挣扎，直到被带了下去。

.....

我彻夜未眠，婢女看我眸中满是疲惫，劝我休息休息，我不肯，天还未亮，便赶去了悬崖下。

悬崖下是一个巨大的水潭，我知道，他没死。

我几乎一整日都油盐未进，脑海中回想起秦晏在马车上说的那句「挽挽，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担心。」

而且穆青也不见了踪影。

仔细一想，这件事更像是他刻意安排的。

可若是刻意安排的，他为何不告诉我？又为什么要这样？

世子失踪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当然，更少不了落井下石的人。

不过我再怎么样也是将军府的独女，那些人也不敢太放肆。

皇上也得知了这消息，嘴上说是难过，可心里怕是巴不得办个宴会庆祝吧？

七日后。

天愈发凉了，一如往常，我早早地起来，询问搜查的结果。

依然没找到人。

这个结果，我虽不意外，可心里还是很失落。

就在我想得神时，书房的门忽然被打开了。

我下意识下抬头看去，是穆青。

我眸中顿时便涌出几分错愕来，「穆青？」

「回世子妃，是属下。」

我往他身后看去，几乎要将他望穿了，也没能看见秦晏，「秦晏呢？他没有死，对不对？」

二十三

穆青带我去了一片竹林，马车最终停在了一座小宅前。

我走了进去，这小宅是竹子搭的，虽不大，却很是悦目，我一眼便喜欢上了。

「挽挽。」我身后忽然响起一道声音。

这声音很是温柔，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是秦晏。

我转过头去，入眼的便是一袭白衣，我从未见过他穿白衣，斑驳的树影印在他的白衣上，阳光下，他的脸俊美得不可方物。

我看见他，想走过去，可双腿却像是被灌了铅。

秦晏看我不动，迈步朝我走了过来，伸手将我抱入了怀中，又轻声唤了一遍我的名字，「挽挽，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

我空了的心霎时便被他填满，这些日子受的委屈一下子都倾泻而出，可我面上依然冷静，「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要做的这些事？」

「我若告诉了你，你会准许吗？」秦晏反问我。

他低哑的声音回荡在我耳边，我被他这话气笑了。

不错，我若知道了他要跳崖，饶是知道下面是水潭，也绝不会同意。

我仰头看他，「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嗯？」

「你知不知道我这些日子受了什么委屈？」

其实我向来不爱卖惨哭诉，饶是在爹娘面前也不会，可看见秦晏，看见他温柔的目光，我便会忍不住。

「我知道。」秦晏将我抱得更紧。

我能感觉到，他瘦了不少。

我稳住了心绪，问起正事，「你告诉我，为何要做这些？」

秦晏沉默了片刻，才沉声道：「我要谋反，皇上若知道我死了，便会放松警惕。」

我目光愣住了。

谋反？

我只当他是跟我说笑的，「你无兵无马，拿什么反？」

皇上昏庸无道，有人起兵造反只是时间的问题，可没想到，会是他。

秦晏没回答我的问题，只是低头亲我的额头，「不用管，你什么都不用管，我说过，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护着你，护你一

世平安。」

二十四

可我怎么管不管？

我爹是当朝将军，虽对皇上有所不满，可也不至于谋反，到时真打起来，我爹还是会听命于皇上，到那时候，一边是爹爹，一边是他，要我怎么办？

我心里虽有这想法，却还是没说出来。

秦晏看我半晌没说话，也没再多说什么，低头看着我，指腹缓缓划过我的面颊，「你这几日没休息好，先去睡会儿吧，嗯？」

我确实没休息好，便点了点头，「好，那我要你给我暖床。」

「好。」秦晏无声地笑了笑，便带着我进去了。

我在他怀中，睡了这几日最最安稳的一觉。

.....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醒来时，他已经做好了饭菜，这里只有我们两人。

我看着桌面上的小菜，摸了摸空荡荡的肚子，很是惊讶，「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会做饭？」

「随手做的。」秦晏端着最后一道菜，走了过来，放在了我面前。

我拿起筷子，挑了个卖相好的，便尝了一口。

糖醋排骨，是我喜欢的味道。

于是我给他夹了一块，「你也吃。」

他笑应，「嗯。」

晚饭后，我俩一起收拾了碗筷，一起刷碗，一起将整个屋子打扫干净。

我伸了个懒腰，忽然觉得这样的日子也挺好的。

我推开房门走出去，外面已是白茫茫的一片。

下雪了。

我怔了怔，回头喊道：「下雪了！」

我说完，便蹦跶出去了。

秦晏抬头看了我一眼，眼底满是无奈，拿起床头厚厚的披风，朝我走了过来。

他将披风盖在我身上，转而牵住了我的手，「也不知道多穿些。」

我看着面前白茫茫的一片，眉眼弯弯，「下次一定。」

雪下得有些大，我们都没有带伞，没一会儿，发丝便沾上了不少白绒绒的雪花。

我转头看向他，摸了摸他头顶的雪，叹道：「你说，我们这样，算不算白头携手？」

我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可我希望，我的未来里他都在。

秦晏微微点头，定定地看着我，「我们会的。」

「会的。」我附和。

一定会的。

二十五

秦晏紧握着我的手，转头对我说道：「外面冷，回去吧。」

可我不大想回去，「回去干什么……」

我说完，仔细回味了下我这句话。

干什么？

秦晏也看出我不太想回去，「那……」

不等他说完，我唇角勾了勾，便打断道：「我们现在就回去。」

说完，便不由分说地拉着他进去了。

秦晏：「？」

我拉着他进去之后，关上了门，屋子里很暖和，我径直拉着他走到了床边，然后将他推倒在床上，「我知道该干什么了。」

「嗯？」

我俯下身子，低头看着他，「干你。」

秦晏听完，挺无奈地笑了下，才开口道：「挽挽，明日一早，我便派人送你回去。」

我身子一僵，「明日一早？」

「嗯。」秦晏应了声。

我抿了抿唇，低头在他浅粉的唇上亲了他一下，便又问道：

「那你呢？」

秦晏看我的目光很是深沉，「我自然还不能回去，要让皇上相信我真的死了。」

「那好吧。」道理我自然是懂的，可我舍不得他，但也只能答应，随之低头吻住了他的唇。

他的唇软软润润的。

秦晏笑了笑，「挽挽，这么生猛？」

我撩了撩肩头垂下的发丝，低头看着被我压在身下的他，唇角勾起，「还有更生猛的，你想尝尝？」

秦晏修长的手指划过我的面颊，嗓音沙哑勾人，「听话，别闹，明日一早就要回去，早点休息。」

「哦……」我虽应着，可手却没停，将他的衣衫解开了。

秦晏蓦地将我的手握住了，直勾勾地看着我，「挽挽，你会后悔的。」

我在他身上游走的手忽然停了下来，冲他讪讪一笑，「听你的，歇息，歇息……」

我话音还未落，天旋地转之间，便被他压在了身下。

我咽了咽唾沫，看着他那极为好看的脸，意识到事情逐渐失控，赶忙道：「不……不是说歇……唔……」

我未说完的话全部他忽然吻上来的唇给堵了下去。

……

翌日。

车夫已经到外面了，我却在床上赖了半晌，不肯起来。

也不是我不肯，是我昨晚根本就没怎么睡过。

靠。

我百般不愿地爬起来，然后走了出去。

秦晏刚处理完马车的事情，看见了我，唇角弯了弯，朝我走了过来。

他朝我走近时，牵起了我的手，轻声道：「我还以为，挽挽要赖到午后才起来。」

我暗暗磨了磨牙，脸上依然笑嘻嘻的，「那倒不至于。」

我这腰酸背痛的，要不是车夫在外面等着，我觉得不好意思，我能赖床赖到下午。

秦晏听完，也只是浅笑着，低头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该回去了。」

「记得想我，每天都要想。」我站在马车前，对他说了一句。

他无奈一笑，还是应道：「嗯。」

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便上了马车。

多大点事，又不是以后都见不着了。

.....

两个月后，

是开春，皇上举办狩猎比赛，我也去了，不过是以将军府小姐的身份去的。

我与秦晏这两个月以来一直只有书信的来往。

他告诉我，秦阑被他安排在城外的一处深林中，那地方极为隐蔽，皇上不会查到。

得到这个消息，我才安心不少。

皇上的确没再提关于秦晏的事情，可他毕竟是世子，皇上表面上还是派人查了查的，但人本就是派去的，自然查不出结果。

这事过了这么久，没人管，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这几日身子不怎么舒服，不知道是不是开春天气变化所致的，不过倒也没什么大碍。

狩猎比赛的规则很简单，谁射到的猎物多，便获胜。

我毕竟是将门之女，虽武功不怎么样，可骑射却也是数一数二的。

不过许久没练，加之身子不利索，我第一轮只拿了个第三，皇上赏的是鹿肉与一些银子。

「小姐，这是皇上赏的烤鹿肉。」下人给我端了过来。

「嗯。」我点了点头，那味道紧接着便飘了过来，我胃里顿时一阵翻腾。

我拍着胸口稳了稳胃里翻腾的劲儿，说道：「放这儿吧。」

皇上赏的，我总不能不收啊。

我平日里虽不喜欢鹿肉，但也不至于闻到味道就吐。

不一会儿，便到了第二轮。

我牵着马走在树林间，一只野兔跳了过去，我瞄准，拉弓，一气呵成。

我还没来得及放箭，身侧便忽然冲出一个人，将我推倒在地，一只锋利的剑刹那间便滑了过去。

我愣了愣。

有人想杀我？

我看清将我推倒的人时，又是一惊，「秦……秦阑？你为何会……」

「嫂嫂，你没事吧？」

我拍了拍袖口的泥土，在他的搀扶下爬了起来，「无碍。」

二十六

我还未站稳，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喊声，「谁在那！？」

我一惊，匆忙让秦阑躲起来。

「世子妃，您怎么在这儿？」严大人从马上跳了下来，手里拿着弓箭，「方才瞧见一只野兔，险些伤到世子妃，您没事吧？」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我微微垂眸，觉得小腹隐隐有些疼，下意识地伸手扶着身侧的树，秦阑便藏在这树身后。

我摇了摇头，「罢了，不碍事。」

他娘的，要不是身子不爽，我非得上去揍他一顿。

参加狩猎的都不是等闲之辈，那箭分明就是冲我来的。

要是没有秦阑，我现在怕是已经没命了。

严大人看我脸色不怎么好，也不敢多留，「既然没事，我便先行离去了。」

我转过头，没说话。

等到严大人走了，秦阑才出来，小脸白生生的，看着很是稚嫩，担心地看着我，「嫂嫂，你怎么了？」

「没事。」我摇摇头，缓了缓，才抬眸问道：「你怎么在这儿？」

「是我哥让我来的。」

「你哥让你来的……」我抵了下唇，「那你哥呢？」

秦阑说完，便要拉着我走，「嫂嫂，你先跟我走。」

我没动步子，「我们去哪儿？」

「我们在城外，城内马上便会大乱，我哥让我来先将嫂嫂你带走，趁他们还未发现，咱们快走！」

城中将要大乱？

他动手了。

我心一惊，轻轻摇头，「我不能跟你走，我的爹娘和五个哥哥都在城中，我怎么能不顾他们？」

秦阑微微抿唇，一脸为难地看着我，「嫂嫂……」

我看出他有些担心，抵了下唇，说道：「我不会有事的，你乖乖回去吧。」

他没说话，却也没撒手。

我知道他是担心我。

「好了……」我将手抽了出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抚道：「说不定我们过几日就能见到了，嗯？」

过几日能不能再见到我不知道，可我一定是要回去的。

说这话，也是为了让他安心。

秦阑深深地看着我，半晌才应道：「那好吧……」

我骑马回到营地，依然是其乐融融的一片。

「世子妃怎么先回来了？」守营地的侍卫问我。

我噎了噎，觉得小腹的刺痛愈发明显了，「身子不大舒服。」

「小的替您唤太医来吧！」

我轻蹙着眉，还是应了声，「嗯。」

下人为我叫来了太医，便退出去了。

太医替我把着脉，只是脸色不怎么好。

「太医，如何了？」我看他皱着眉，问道。

太医定定地看着我，「世子妃……您……您这是有身孕了啊！」

我听完，愣住了，半晌都没能回过神来。

身孕？

在这种关头有身孕，要我怎么办？

我神色忽然一冷，起身看向他，「此事不得声张，否则我就杀了你。」

太医颤颤巍巍地点头，「是……是……」

太医说我胎像很不稳，给我开了几副安胎的药，在我再三的叮嘱和威胁下退了出去。

我坐在桌前，伸手摸了摸平坦的小腹，心里五味杂陈的。

……

入夜。

我坐在屋里，正心烦时，侍女匆匆跑了进来，「世子妃，不好了，刚刚收到消息，城外不知从哪儿冒出的军队，现在准备攻入城中，大家该逃的逃该跑的跑，咱们也快走吧！」

我眸色一暗，「你跑吧，我要回去。」

小侍女最终还是跟我一起入了城，叛军突袭，城中大乱，皇帝匆匆回了宫，便调兵抵抗叛军，我入了城，就直奔将军府去了。

二十七

我回到了将军府，爹娘和五个哥哥都在。

「挽挽，你怎么回来了！」我娘上前拉住我。

「爹和哥哥们呢？」

我刚问完，身后便响起几道声音，「挽挽！」

我回过头去，是我二哥在叫我。

我爹焦急地走了过来，「挽挽，还好你平安回来了，不然你这五个哥哥便要冲出去寻你了。」

我垂眸笑了笑。

我二哥继续说道：「方才皇上下旨，让爹带兵平定叛乱。」

我闻言，脸色微微一变。

如此一来，我爹跟秦晏不就成了敌人？

那秦晏怎么办？

我爹看我脸色不太对，问道：「挽挽，怎么了？」

「爹爹，你能不能别去？」这么想着，我抿了抿唇，缓缓道：「皇帝昏庸无道，有人起兵造反是迟早的事，不然，您就别管了吧。」

我爹目光微滞，「挽挽，叛军……」

「是秦晏。」

我话音一落，四周顿时便安静了下来，甚至连呼吸声都能清晰听见。

「挽挽，你……你说什么？」我爹满脸错愕地看着我。

「谋反的是秦晏，爹，这江山早晚要易主，就算没有秦晏，也会有别人，皇帝昏庸，您不是不知道。」我顿了顿，深吐了一口气，继续道：「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父亲。」

我爹娘同五个哥哥又是一僵。

「挽挽，你……你有身孕了？」大哥惊讶地看着我。

我点头，「是。」

我爹犹豫了。

其实我不求我爹能助秦晏，只要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我目光深了深，「爹，秦晏要是死了，我也绝不独活。」

我这番话将我爹娘和哥哥都吓了一跳。

「挽挽，你……」我爹看着我，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我累极了，耳边的声音越来越小，眼前也渐渐变得模糊，直到失去知觉。

.....

我醒来的时候，是在我的房间里。

侍女端着药走进来，见我醒来，赶忙道：「世子妃，您都昏迷了三日，可把奴婢担心坏了。」

「三日……」我看着她，忙问，「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侍女继续道：「世子妃不必担心，叛乱很快便会平定。」

「平定？」

我要的可不是平定。

我抿了抿唇，「我爹呢？」

我话音刚落，紧闭的房门便被猛的踹开了。

「将她们两人抓起来！」

一群侍卫不由分说，便要将我抓起来。

侍女护在我身前，「不……不要……」

我眸色暗了暗，「你们是谁的人？」

「自然是皇上的人，来捉拿你这叛贼！」

皇上的人？

是因为我是秦晏的妻子，皇上抓不到他，一时恼羞成怒，便要将气撒在我身上？

我心有些凉，若我没有身孕，或许还能搏上一搏，可如今……

他们已经走上前来，正要将我带走时，门口忽然响起一道声音。

「本将军看谁敢！」

众人齐齐地朝门口看了过去。

是我爹和五个哥哥？

侍卫统领看见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咬牙切齿道：「姜将军！你可知你抗旨不遵，按律是要诛九族的！皇上念及你曾立下战功，只要你把六小姐交出来，皇上兴许还能饶你不死！」

「原本本将军是想坐视不理的，可你们一再挑战本将军的底线，想把我女儿带走，绝无可能！」

「谁敢动我妹妹，我必要他偿命！」

我听完，心里顿时一阵暖意。

皇上终是棋差一着，没想到我爹会为了我，与朝廷反目。

几个侍卫很快便被解决。

.....

后面的几日，在许多百姓的支持下，我爹带兵攻入皇宫，只是皇宫守卫森严，我爹攻内，秦晏带军攻外，大战持续了两个月，才将局势扭转了回来。

而我也有很久没有见到秦晏了。

开春，天气慢慢回暖，侍女常常会将大捷的消息告诉我，而我的身子也恢复了不少。

我本就不是个能坐得住的性子，趁着爹娘和哥哥们不在，便打算翻墙出去。

我刚准备爬上去，便被侍女发现了，她着急地叫我，「小姐，你去哪儿啊！」

我嫌麻烦，一记手刀将她打晕，便又要爬出去。

我刚转过身，身后便响起一道温柔的声音，「挽挽。」

我身子猛的一僵，转头便看见一张好看的脸，那是秦晏。

秦晏手里拿着一把带血的长剑，浑身都是血，眸中的杀意褪去，看我的眼神只剩下柔情，纵使是这样，他依然如我的救赎一般。

我朝他跑了过去，也不管他身上有没有血，伸手将他抱住。

我心中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哪一句说起。

他将剑随手扔在地上，微颤的手轻轻搂着我，如视珍宝一般，轻声道：「慢点。」

我紧抱着他，「你再不来，我便要翻墙去找你了。」

「……是我不好。」

我吸了吸鼻子，刚要说什么，只觉得肩上一沉，他便在我面前倒了下去。

我慌了，忙叫来医官，医官告诉我他已有三日未曾合眼，是因为劳累过度导致的昏迷。

这几日里，大军攻破皇宫，皇帝被当场斩杀，改朝换代，秦晏成了新帝。

他连夜赶来，只为见我一面。

.....

三日后，秦晏醒了，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找我。

秦晏低头在我额头上落下一吻，「那日为何不同秦阑走？」

「那我爹娘怎么办？」

如果我那日没有赶回来，这孩子跟着我，怕得吃不少苦头。

他浅笑着玩笑道：「你忍心把我一个人丢在那儿？」

「不忍心不忍心。」我手捧着他的脸，亲了一下，继续道：
「那日不是准备来找你了吗？」

秦晏抱着我，笑道：「这么久不见，怎么吃胖了不少？」

我先是一怔，随即瞥了他一眼，「你才胖了，这是你儿子。」

我这几日忙坏了，都忘了将这事告诉他。

他愣了愣，手轻放在我微微隆起的小腹上，「挽挽……
你……」

我伸手摸了摸肚子，「还好这孩子不算折腾。」

「敢折腾，等出来了先揍一顿。」

我被他这话逗笑了，「你是亲爹吗？」

「比起亲儿子，我更喜欢他娘。」

番外

多年后的某日。

「母后！」

一道软糯糯的声音响起，我放下手中的茶杯，回过头去，就看到小男孩哭兮兮地朝我怀里跑来。

我皱了皱眉，将他接住，伸手擦了擦他面颊上的泪痕，「翊儿，怎么了？」

「母后，翊儿不要父皇了，翊儿要带你走。」

我看着他哭兮兮的样子，没忍住笑了下，问道：「为何不要你父皇？」

小男孩捧着我的脸蹭了蹭，他脸软软的，声音也软软的，「父皇老欺负翊儿，平日里也没少欺负母后你，翊儿这便带你远走高飞。」

「你父皇什么时候欺负母后了？」我笑道。

我被逗笑了，我真没想到三四岁的孩子能说出要带我远走高飞这种话。

「有！」他顿了顿，「昨夜我还看到父皇咬了母后你的嘴巴！」

我差点没被他这话呛到。

都说让他在孩子面前收敛点，这下好了。

可我跟翊儿也解释不清，只能答应道：「那翊儿要带母后去哪儿？」

「有母后在，去哪儿都行，总之就是不要父皇！」

我轻笑道：「好。」

当日，秦晏派人找了我俩一下午，才终于找到。

结果自然是回了宫，他将我哄睡着了，之后的事我就不太清楚了，只是我白天醒来的时候，翊儿依然是哭着来找我，说给我物色了几个男子，让我挑一个做他父皇。

于是当日，翊儿又被他父皇叫去了……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